

〔日〕太宰治 著
吴李伦 译

津轻

だざい おさむ



四川文艺出版社

津 轻

〔日〕太宰治 著

吴季伦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津轻 / (日) 太宰治著 ; 吴季伦译. -- 成都 :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411-4649-7

I. ①津… II. ①太… ②吴… III. ①散文集 - 日本 -
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75664号

本书中文译稿由台湾·马可孛罗文化授权

JIN QING

津轻

(日) 太宰治 著 吴季伦 译

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
责任编辑 谭黎 奉学勤
特约监制 赵菁 单元皓
特约编辑 胡瑞婷
装帧设计 所以设计馆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25mm × 185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22千
版 次 2017年6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649-7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010-82069336

199

西海岸

147

津轻平原

089

外滨

051

蟹田

037

巡礼

001

序章

某年春天，我首度到本州岛北端的津轻半岛游历了一趟。那段三星期左右的旅行，堪可在三十几年的人生中记上一笔。津轻是我生长的故乡。在那二十年的岁月里，我只去过金木、五所川原、青森、弘前、浅虫、大鳄这几座城镇，其他的村镇一概毫无所闻。

我出生的金木町坐落于津轻平原的正中央，居民有五六千人。这座城镇虽没有值得一提的特色，却难掩一股想跟上摩登都市的作态气息。说好听点，这座城镇好比清水一般恬淡；讲难听点，便是肤浅又爱慕虚荣了。由这里南下十二公里左右，在岩木川的河畔有一座名为五所川原的市镇，那里是这一带物产的集散地，听说居民超过一万人。除了青森和弘前那两座大城以外，这周遭就没有其他城镇的人口破万了。说好听的，那里充满了蓬勃的活力；可倒过来讲，则是嘈杂闹腾。偌小的市镇，不但嗅不到农村的悠然恬静，反而早已悄悄渗入了都市特有的那股令人胆寒的孤寂。打个连我自己都觉得难为情的夸大譬喻，拿东京来说吧，若说金木是小石川，那么五所川原就相当于浅草。我姨母就住在那里。小时候，比起亲生母亲，我更

喜欢腻着这位姨母，因此时常来五所川原的姨母家玩。可以说在我进中学以前，除了五所川原和金木町之外，根本没去过津轻的其他城镇。直到几年后，当我前往青森市参加中学的入学考试时，那段区区三四个小时的路程，简直是一趟非比寻常的远征之旅。我甚至把当时满腔的雀跃兴奋，添油加醋地写成了小说。¹ 文中的记叙并非尽如事实，而是充满既哀伤又逗趣的虚构，不过大致就是我当下的感受。在此节录一段如下：

从村里的小学毕业后，这个少年先搭马车再换火车，一路颠簸地来到了四十公里外县厅所在地的小城市考中学。那一天，少年穿着的服装委实古怪而教人同情。那一身前所未见、散发着孤寂氛围的罕见服饰，是他经年累月巧思的结晶。他特别中意一件白色的法兰绒衬衫，当时自然也穿在了身上，而且这天的衬衫还带着犹如蝴蝶翅膀的大领子，并像穿夏季的开襟衫时外翻盖住西服外套的领子那般，将大领子

1. 文中指的是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刊载于《妇人画报》的小说《时尚童子》，描写一名喜欢奢华衣服的男子。

拉出和服的领口外面披着，看起来倒有点像小孩子的围兜。然而，那副装扮看在可悲又紧张的少年眼里，只怕宛如一位如假包换的贵公子。他下身穿着一件久留米¹藏青底带白条纹的短裙裤²，再套上长袜和亮锃锃的黑色系带高筒靴，最后还披上了斗篷。

由于父亲已经过世，母亲又疾病染身，因而少年的日常生活都由温柔的兄嫂悉心照料。少年央求手巧的兄嫂想法子把衬衫的领子放大，兄嫂笑了他，少年着实动了怒，对于没人能了解自己的美学深感委屈，险些掉下泪来。“潇洒与典雅”，这两个词语涵盖了少年所有的美学……不不不，就连他的整个生命与人生目的，也尽皆涵括在内。他披挂斗篷时故意不系扣子，让斗篷颤巍巍地眼看着就要从偌小的肩头滑落下来，他认定这就叫摩登。真不知道他究竟打哪里学来这么些花招呢。或许这种摩登的思维乃是出于本能，即便没有榜样可供学习，亦能靠自己发想而得吧。

少年自出生以来，这几乎是头一遭踏进较为像样的城

1. 久留米：江户时代日本福岡县的久留米藩，以生产高质量染色花纹棉布而闻名。

2. 裙裤：套在和服上，从腰遮覆到脚的长版有褶裙裤。

市，他因而在装扮上使出了浑身解数。少年由于过于兴奋，一到达此处坐落于本州岛北端的小城市，霎时连开口讲话都变了个人似的，用了早前从少年杂志上学到的东京腔。但是，当他在旅舍安顿下来，听到女侍说话后赫然发现，这里说的仍是与他家乡完全相同的津轻腔，少年顿时感到有些失落。毕竟故乡与这座小城市，仅仅相隔不到四十公里罢了。

文中提到那座海边的小城市，便是青森市。说来，那是三百二十年前的事了。宽永元年¹，外滨²的町奉行官³开始经营此地，力图将此地打造成津轻第一海港，据说当时这里已有上千户人家。后来，此地又与近江、越前、越后、加贺、能登、若狭⁴等地有了频繁的海运往来，这才逐渐发达起来，成为外滨最为繁盛的港口；又过了数百

1. 一六二四年。

2. 外滨：从秋田县的能代平原到青森县的津轻半岛，再延伸至下北半岛一带的海岸线。通常是指津轻半岛东岸的北滨。

3. 町奉行官：日本江户时代幕府授予武士的一种公职，职权与现在的警察及法官等相当。

4. 近江为现在的滋贺县，越前位于福井县中北部地区，越后为新潟县，加贺为石川县南部地区，能登为石川县北部地区，若狭则在福井县西南部地区。

年，依据明治四年¹颁布的《废藩置县令》²，青森县于焉诞生，并且成为县厅的所在地，守卫着本州岛最北边的门户，更不消提这里和北海道函馆市之间的铁路渡轮³早已闻名遐迩。如今，青森县的户数似乎已经超过了两万，而人口数也超过了十万。然而，看在游客的眼里，那些特色并不足以让旅人对此地抱有好感，原因在于这里的房舍遭逢多次火厄，市景已变得十分破陋。如此景象虽非此地所愿，但问题是旅人来到这里，实在遍寻不着哪个地方称得上是市中心。灰扑扑又煞风景的屋子一间挨着一间，丝毫引不起游客想上前一窥堂奥的欲望，只会让人心浮气躁，急匆匆地穿过这座城市。然而，我却在这样的青森市住了整整四年。不单如此，在我的人生当中，这四年可说是格外重要的时期。有关我彼时的生活样貌，已在我初期的小说《回忆》中做了详尽的描绘：

1. 一八七一年。

2. 《废藩置县令》：一八七一年七月，明治新政府为了达成中央集权化而废除了藩属制度，改设府县以统一全国。起初设立三府与三百零二县，再经整并多县，直至年底成为三府七十二县。

3. 铁路渡轮：指往来于青森和函馆间的青函渡轮，于一九〇八年三月七日首度启航，至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三日结束服务。

尽管成绩并不理想，我在那年春天仍然考上了中学。

我穿着簇新的裙裤、黑色的袜子和系带高筒靴，放弃了此前的毛毯，将厚毛料的斗篷潇洒地不系上扣子，就这么来到了这座海边的小城市。我在一位远亲家开的和服店里卸下了行囊，从此在这一户挂着破旧店帘的屋子里，住了一段很长的日子。

我的个性很容易得意忘形，在进了中学以后，就连去公共澡堂，我也总得戴上校服帽，穿上裙裤。当我这副模样映在街边的窗玻璃上时，我还会笑着向自己的镜影轻轻地点头致意。

即便如此，学校却没有丝毫乐趣可言。涂上白色油漆的校舍位于市区的边缘，紧邻后方有个面向海峡的广阔公园，连在上课的时候，也能听见海浪和松涛哗哗作响。宽敞的走廊、挑高的教室天花板，在在使我感到十分惬意，唯一的遗憾就是这里的教师们对我施以粗暴的虐待。

从开学典礼的那一天起，我就被某位体操教师揍了。他说我气焰嚣张，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子。这位教师在入学考试

时恰是我的面试官，当时他曾语带同情地对我说：“你没了父亲，想必也没法好好读书吧。”听得我难过地低伏着脸。正因为如此，他的施暴愈发刺伤了我的心灵。其后，我陆续遭受了多位教师的殴打，他们以我嬉皮笑脸、打呵欠等种种理由，对我施以体罚。甚至还告诉我，我在上课时打呵欠的声音之大，已经成了教师办公室里众所皆知的趣闻了。我实在难以想象教师在办公室里居然会谈论如此莫名其妙的事。

有个和我来自同一座城镇的同学，某天把我叫到校园一座沙冈后面，给了我几句忠告：“你的态度看起来确实有些趾高气扬，若再那样继续挨揍，肯定要留级的。”我听了一时语塞。当天放学后，我独自沿着海岸急急回家。浪花一阵阵漫过我的靴底，我边走边叹气。当我用西服袖口抹去额上的汗水时，一张大得吓人的灰色船帆，就这么摇摇摆摆地从眼前驶过。

这所中学现今仍一如既往地处于青森市的东侧，而那座广阔的公园便是合浦公园。这座公园紧邻着学校，说是学校的后院亦不为过。除非遇上暴风雪大作的冬日，我每

天上下学总是抄近路走，穿过这座公园沿着海岸步行。鲜少有学生走这条路。于我而言，走这条近路格外神清气爽，尤其初夏的早晨更是如此。此外，我寄宿的那家和服店，便是寺町的丰田家。这家在青森市首屈一指的老铺已经传承了将近二十代。丰田伯父已于几年前过世，他对我比亲生孩子还要疼爱，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两三年来，我曾去过青森两三趟，每回必定为这位伯父上坟，也总是住在丰田家，这已经是惯例了。

在升上三年级的某个春日清晨，我在上学途中倚着朱漆木桥的圆栏杆，发怔了好一会儿。桥下那条和东京隅田川同样宽广的大河缓缓地流着。我从来不曾像这样走神。我老是觉得背后有人在窥看自己，所以随时随地总要摆出某种样态。就连我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仿佛都逐一标上了注解，比方：他在困惑地望着手掌，他在挠着耳背喃喃自语……因此对我而言，根本不可能出现“忽然间”抑或“不知不觉地”之类的举动。我在桥上从愣怔中回过神来以后，这股寂寞的感觉令我雀跃不已。当我沉浸在这股兴奋之际，仍不忘

思考自己的过去与未来。我踩着咔嗒咔嗒的鞋声渡桥，种种往事随之涌上心头，继而联翩浮想。到最后，我叹着气这样想：我能成个大人物吗？

（中略）

无论如何，我在心中语带强迫地告诉自己：你必须比其他人更优秀才行！事实上我真的努力苦读了。自从升上三年级起，我在班上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虽说既要名列前茅，又不被讥为只会考试的书呆子并不容易，可我不但没有受到这样的嘲讽，甚至握有摆平同学的窍门，就连一个绰号“章鱼”的柔道主将都对我言听计从。有时候我会指着搁在教室角落的大纸屑罐，对他说：“章鱼，还不快钻进罐里去？”¹他便依言照做，边笑边把脑袋瓜伸进去，那笑声在纸屑罐里发出古怪的回音。班上长相俊美的同学们大都对我同样百依百顺，甚至连我拿剪成三角形或六角形或花瓣状的膏药贴在自己满脸的痘痕上，也没有任何人敢讥笑我。

那些痘痕委实让我烦心不已。那个时期，我的痘痕一天多过一天。我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第一件事便是伸出手掌

1. 日本渔民会利用章鱼穴居的习性，使用笼子或壶罐诱捕章鱼。

探触脸上痘痘的变化。虽然我买来各式各样的药膏，却始终不见起色。去药店买药时，我都得把那种药膏的名称写在纸条上拿去询问，佯装是受托前来买药的。在我眼中，那些痘痘象征着情欲，令我羞愧得感到前途一片黯淡，甚至想过不如一死百了。家里人对这张脸的恶评，同样到了一个极致的地步。听闻我那位已出嫁的大姐甚至说过：不会有人愿意嫁给阿治的！我只能一股劲儿地拼命抹药祛痘。

弟弟也为我的痘痘很是忧心，曾经好几度替我去买药。我跟弟弟从小感情不睦，在弟弟考中学时我甚至暗自祈求他落榜，直到兄弟俩一同离乡背井之后，我才逐渐懂得弟弟的善良。弟弟长大之后变得沉默寡言，十分内向。他也时常写些小品文投稿到我们的同人杂志，但内容无非是无病呻吟。与我的成绩相较，他对自己略逊一筹的分数感到非常苦恼，我若出言安慰，只会惹得他愈发不悦。还有，他也相当厌恶自己的发际线形似富士山的美人尖，并且深信就是因为额头太窄，所以脑袋瓜才不灵光。唯独这个弟弟，我愿意包容他的一切。当时的我与人相处的模式，不是隐瞒一切，便是开诚布公，只有这两个极端。我们兄弟俩可说是畅所欲言，无

话不谈。

在某个看不到月亮的初秋夜晚，我们来到了港口的码头，迎着拂过海峡的凉风，聊着红丝线的传说。那是学校的国文教师在课堂上讲给我们学生的一个故事：“我们右脚的小趾上系着一条看不见的红丝线，它的另一端往远方长长地延伸出去，系在某个女孩的同一根脚趾上。无论两人相隔多么遥远，抑或多么接近，甚至是在大街上遇见，这条红线都不会缠成一团，而我们命中注定要娶到那个女孩当媳妇儿。”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相当兴奋，一回到家里立刻讲给弟弟听了。这天晚上，我们同样在海浪的拍打和海鸥的叫声中，聊起了这个故事。我问弟弟：“你的夫人这时候在做什么呢？”他用双手抓着码头的栏杆晃摇了两下，难为情地说：“她正走在院子里呢。”我觉得那种脚上趿着在院子里穿的大木屐、手中轻执团扇、凝目欣赏夜来香的少女，跟弟弟特别般配。接下来轮到我说自己的妻子了，可我只望着黑漆漆的海面说了句：“她系着一条红腰带……”然后便语塞了。横渡海峡的渡轮宛如一间庞大的旅舍，许许多多的舱房都亮着黄色的灯光，从海平面缓缓地出现。